



茶香室三鈔卷五

尊府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人父曰尊甫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

巴巴媽媽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云季巴巴王媽媽聖祖微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按巴巴俗呼父也字亦作爸此二人殆翁媪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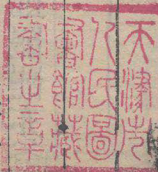
三鈔五

明文林瑯珊漫鈔云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世襲指揮按此知明高皇有義父乾娘季巴巴王媽媽殆亦此類歟

八八

明方以智通雅云八八巴巴也稱老成者曰八八或巴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其聲近把仙傳陶八八肅宗時道士以丹授顏真卿者按玉篇父部爸蒲可切父也巴即爸字之省顧況哀因篇謂父為郎罷罷亦爸之轉音與八同也

先媪子



宋王明清揮麈三錄載張夫人哭魏夫人詩自注先孃
子云

婦呼姑爲娘

明黃煜碧血錄魏廓園先生自譜云孺人篝燈先孺人
柩前獨紡常至丙夜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
警紡如故明日以爲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按孺
人者廓園先生之妻錢氏太孺人則其母薛氏也是明
代婦人有稱其姑曰娘娘者

宋人猶不以北堂萱堂稱母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毛詩伯兮篇焉得諛草言樹之背

三鈔五

二

註云諛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
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
有北堂之義按此則今人以萱堂北堂稱母宋人猶不
然也且以其花不雙開故以稱鰥居之人則非令名矣
父母呵氣使兒嚙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眉州民姓家氏名居泰中
年惟一男忽患羸瘠父母日夜焚香望峩眉山告孫真
人禱乞救護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
時受父母氣數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
男開口而嚙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依夢中所教

積年諸苦頓愈按此法有理每見有少年疋羸者醫家云先天不足此或可以治之乎

接腳夫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篇云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婿隨母子孫接腳夫等見爲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爲令按接腳夫之名極可笑當時亦見之令甲邪

按舍居婿亦謂之入舍女婿夾堅志云饒州市隗干三名伯者淳熙初年贛州門裏王小三家作入舍女婿

女人三護

三鈔五

三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護幼小父母護適人夫婿護老邁兒子護按儒書所謂三從佛書謂之三護

倩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昭德諸晁謂婿爲借倩之倩近世方訛爲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扣所出至今悔之按廣韻三十二霰倉甸切有倩字注云倩利又巧笑貌四十五勁倩假倩也七政切是倩盼之倩倉甸切假倩之倩七政切方言三云東齊之間聳謂之倩郭注云言可借倩也則應讀七政切明矣放翁未讀郭注耳

集韻三十二霰倉甸切倩字注云東齊婿謂之倩此卽所謂近世訛爲倩盼之倩者也乃至今循之呼婿爲倩輒讀如千去聲矣

寡夫曰煢

小爾雅廣義云几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煢按寡夫之稱煢於經典未見後世亦無此稱

妻生日詩

國朝吳仰賢小匏庵詩話云生日祝嘏起於後代唐人詩集中無題不備獨無祝嘏詞惟李郢有爲妻作生日寄意一律中云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殊

三鈔五

四

覺邨俗

明代給假歸娶者

國朝鄭方坤名家詩鈔小傳云吳偉業年二十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一甲二名時猶未娶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行合卺禮蓋自洪武開科花狀元綸後此爲再見士論榮之按梅村雖入本朝然及第後賜婚則在明代也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陳泰來字上交平湖人萬曆丁丑進士年十八舉於鄉十九釋褐歸娶賜內府金花燈籠此亦登第後歸娶者鄭氏或專以鼎甲言邪知

平湖事劉抑亭贈以對聯云秋進士聯春進士大登科
後小登科尤爲佳話稱秋進士者明代鄉試中式本有
鄉貢進士之稱也

靜志居詩話又云張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洪武初
與修元史擢翰林院編修年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呼
之既奉詔歸娶邵亨貞女宋學士送之以詩所傳紅錦
裁雲春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是也按此亦玉堂歸娶
故事但非科甲

明史霍韜傳霍韜字渭先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
成婚此亦登第後成婚者

三鈔五

五

綺疏遺恨

明唐寅六如居士集有綺疏遺恨十首皆詠物之作其
第一題爲砧杵詩云忍拋砧杵謝芳菲敲斷了冬夢不
歸聞說夜臺侵骨冷可憐無路寄寒衣諸詩皆類此似
是悼亡之詩余從前悼內子姚夫人有詠物詩二十一
首亦可爲綺疏遺恨矣

按視枝山京兆所撰唐六如墓志銘云配徐繼沈然則
六如凡兩娶此所悼者徐歟沈歟據橫雲山人明史稟
云下詔獄謫爲吏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小故去其
妻而六如與文衡山書云僕少年欲以功名命世不幸

多故父母妻子躡踵而沒然則徐氏死甚早所悼者必
是人也又云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
僮奴據案夫妻反目則以小故而去者必後妻沈氏矣
今盲詞彈唱伯虎妻甚多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
城聽唱蔡中郎也

永嘉王氏子孫之多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王氏爲永嘉族望其先世
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
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三百五
十子生四百九十子

三鈔五

六

子孫自撰碑誌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呂衡州温祖延父渭俱有盛名重
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
傳慶善於信詞倣文學之荒墜也

偷燈盞令人有子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瑣碎錄亳社里巷小入上元夜
偷人燈盞等云吉利一云偷燈者生男子之兆本草云
正月十五日燈盞令人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
之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

添丁之讖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張芸叟言舊見唐野史出二事一甘露禍起北司方收王涯廬全適在坐并收之全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全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全無髮北司令添一釘于腦後後人以爲添丁之讖云按此則添丁亦非美談矣

兄弟分畫

宋鄧椿畫繼云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一半或橫或豎當中分翦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

三鈔五

七

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爲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小鴈

國朝陳錫路黃嬾餘話云李賀送小季之廬山云小鴈過鑪峯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鴈恐爲長吉之弟大曰鴻小曰鴈喻小季也稱季弟爲小鴈精絕

羔舅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麗情集明皇時樂供奉楊羔以貴妃同姓寵倖殊常或謂之羔舅按自來詠楊妃者未知此事

鴛鴦筵席

明權衡庚中外史云太師太平王燕帖木耳自帝卽位不復留心政事溺於酒色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席名爲鴛鴦筵席

五同會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吳洪字禹疇吳江人累官南京刑部尙書宏治中官太僕卿與禮部尙書長洲吳原博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都御史長洲陳玉汝吏部侍郎吳縣王濟之詩酒倡和立五同會五同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為名亦曰同會者五人爾因屬越人丁綵繪作圖五家各藏其一

三鈔五

八

按五同之名雖佳而同志同道頗嫌其複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王景明之南京張東海贈之詩有云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冬官王偉以爲未盡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因著六同詩話此亦明代故事也

門狀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

蘇黃鼂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闔人云某官來見而苦於闔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按此可見宋時士大夫往來投謁之式

老學庵筆記又云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爲館職也按此知宋時雖皇太子亦與士大夫同用門狀

大狀小狀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按今人投謁有全帖有片紙殆卽宋時大狀小狀之遺

雙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宣和間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并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至十餘幅不勝其煩變爲劄子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

自若紹興末魏公爲參政始命不受雙書後來循爲例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封之然外郡猶用雙書也

按此可見宋時書牘之式今時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殆卽古雙書之遺意乎又凡有所干請或以紅紙書銜名而直叙所請事則亦可謂品字封矣

侍生晚生之稱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稱不知始于何時及闕方奉常集幼時見簡帖祇書某人拜後則係以侍生晚生晚學生矣乃知宏治以前猶無此

三鈔五

十

稱

不受門生刺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汪國楠出楊給事東明之門東明却其所投門生刺而令稱晚學謂爲主求賢不敢借爲私交楊公可謂識體

日知錄引五襍俎云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按明史霍韜傳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然則文敏固有爲爲之也

長一歲稱門生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按文中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白首北面此事究未知眞否後漢書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叔稱弟子朱則老矣未知趙年幾何也如姜子發於邵康節亦可爲難矣余從前館於休甯汪氏從游甚衆甚或有年長於余者故余詩有云拜手稽首稱弟子問其年齒吾所兒附記於此

明唐寅六如居士集與文徵仲書云昔頃彙七歲而爲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

門客牙

三鈔五

十一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子少時與同在勅局爲剛定官談經義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

媒互人

國朝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元史呂思誠傳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媒互人疑官媒也

我儂你儂

金元好問遣山詩集有句云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遣山北人亦作吳語

三不敢薦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禱記云徐文貞嘗言我生平自誓三不敢薦薦醫係人之死生薦師係子弟之終身薦婚姻係人子女之休戚旨哉斯言按文貞卽明大學士徐階

笑領

國朝劉獻廷廣陽禱記云受人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

三鈔五

五

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使人傳拜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閒則使人傳拜以爲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闈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答與之爲禮如賓主按此雖見古人誠敬之意然僕僕亟拜亦無謂也今則但使人傳語而不傳拜

受故人子拜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云呂源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温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温叙父兄交契畢再拜始不答拜如此則受半禮矣吾鄉鬪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不同如此然以愚意觀之荆公温公最得中制

白首平頭

梁陶宏景真誥翼真檢篇許丞欲移歸錢唐乃封其先真經一厨子付馬助淨室之中馬朗恆使有心奴子二人常侍值香火洒掃拂拭注云一名白首一名平頭按太白詩平頭奴子搖大扇本此

三鈔五

三

黃精枸杞

宣和書譜云道士陳景元字太虛號真靖自稱碧虛子所役二奴一曰黃精一曰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者之役也

李英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李英字少芝以青衣給事南海歐大任有秋思一律俞汝成云計有功德唐詩紀事二百餘年詩人千一百五十家而卷末有僕二人一爲咸陽郭氏捧劍之童一爲池陽刺史戟門門子朱元余

輯盛明百家詩僅得李英一人可以爲難矣

又云錫山俞汝成輯盛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錢氏列朝詩集益以二人扶溝李佑內鄉馬來如余錄詩綜又益一人閩林汝元也汝元閩王粹夫家青衣

又云閩閩中青衣善詩者尚有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

又云徐文長逸稿有詩云南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鬢詩伴兩蒼頭自注尤山人侍者范鹿能詩不減歐楨伯之僕惜其稟不得見也

三鈔五

古

又云吳忠華亭姚元龍宅青衣嘗作桃花詩陳徵君繼儒賞之勸其辭主人送至小昆山爲焚香道者

胡梅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胡梅字白叔吳人給事徐通政申宅晚警以醫白給號清壑道人白叔幼而慧以狐巨登場四坐叫絕虞山之納柳姬如是也白叔賦催妝詩虞山擊節於是詩名藉甚晚輯列朝詩集目之曰山人

商山子

國朝葉廷琯鷗陂漁話云我郡婁門內拙政園百二十

年前爲郡人蔣誦先所得名曰復園有復園嘉會圖卷
中有青庵顧虬壬子秋題五律四首有句云詩傳穎士
奴自注圖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七人今惟商山子在憶
郭頻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
僕能詩曾識詞前輩卽此人也按余詩第九卷有贈
長沙歐陽泰詩泰乃馮氏之青衣也能詩文著有泥中
吟此亦一商山子乎

權貴家奴

國朝禮親王嘯亭續錄云明太傅擅權時其巨僕名安
圖最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濱萼山之風其子孫

三鈔五

五

居津門世爲離商家巨富

又云和相家奴劉全甚爲倚任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
結婚姻有萼山楚濱之風

又云年大將軍羹堯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戴

生十四月識字

金元遺山詩集有贈利州侯神童詩自注云生十四月識字余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又云兒字金鼎又按元遺山中州集麻徵君九疇傳云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詩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名重天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生四十月能書

金元遺山詩集有一題云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國朝施國祁注云廣韻妖音峒與姪同少陵有戲簡章大小府諸妖詩退之入日城南登高詩子妖亦可從常山白

寓齋第三子

按玉篇女部姪徒結切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又音帙媪同上帙弋質切淫帙也亦音帙與姪同然則帙卽佚字左傳驕奢淫佚字正作佚帙乃佚之俗字至與姪同又其別義杜韓均用之何也媪字雖亦後出然玉篇云同上則六朝時固謂姪媪同字後人用帙而轉不用媪又何也

七十一生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云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

三鈔六

二

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

崑山周壽誼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記云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景定年間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子孫皆有百歲唐郴州周全眞年一百六十九歲世稱無量壽佛壽誼亦庶幾近之按此人卒於洪武十一年戊午一百一十三歲則當生於度宗咸淳二年丙寅非景定也

烏墩九老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漏瑜字叔瑜一字大美會

稽人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九老之會
趙曦伯高年九十一吳煥汝文年九十趙岐伯通年八
十九孫孟吉兆禎唐其諒年八十五水宗達朝宗年八
十二叔瑜與壺敏中行錢郁耀字年皆八十餘傳爲佳
話烏墩一曰烏戍亦曰烏鎮又曰烏陀曦煥孟吉敏皆
烏墩人岐青鎮人青鎮卽青墩也按余於叢鈔卷二記
南翔八老之會烏墩九老更在其前矣烏鎮青鎮今并
而爲一烏墩青墩之名不復在人口更無論烏陀也
又按九老中漏姓壺姓水姓今皆希見未知烏鎮尙有
此姓否

千齡社

三鈔六

三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龍
山祝眉老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
社維正與焉席上詩成以維正爲擅場

長頭仙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唐胡惠超處眾人中則長眾
人一頭雖極長者亦止及其肩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
法中釋迦如來一切天人無有得見其頂者

元命

范石湖詩集有一題云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

命作詩自貶按六十一歲爲元命今無此說矣

孟業重千觔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孟業甚肥或以爲千觔晉武

帝欲稱之業曰臣肉雖千觔而智無一兩原書引肉重

千觔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爲之句云孟業無一兩

之智陳思有八斗之才按人重千觔恐無此理陳玉田

以陳思八斗對之余亦戲舉一事爲對云孟業有千觔

之肥軀安道無八兩之元氣安道謂張安道也詳見叢

鈔卷五

米元章自定卒年

三鈔六

四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米元章有東與人論縛筆須象管以其遲重而滑作字有力而運轉便也又云我有三管可用至六十九此我止年也可預記之不妄也書係行法皆眞蹟索史傳考之元章六十二而卒較所記虧七年

東坡寢寐三昧

宋李廌師友談記云東坡謂廌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旣勻雖復有疴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

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禩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按東坡先生此言誠得睡鄉真訣吾每夕亦如之惟五更既起復於淨榻假寐此法當爲聽鼓應官者設吾儕可不必也

閒居受用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序云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醢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爲之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按此書雖爲趙氏所笑然亦必佳惜未之見

讀書醒睡法

宋施德操北窗炙輟錄云二家兄早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翦圓曆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卽取圓曆貼兩太陽渙然而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坐不靠背

宋無名氏道山清話云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子弟書室

中皆坐草縛墊子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

按宋王明清揮麈三錄載靠背交椅始梁仲謨云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有據胡牀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插於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今達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愚謂此乃於靠背之上添一木如荷葉形所以枕首非以靠背也王氏謂靠背交椅始梁仲謨殊誤觀范忠宣事知北宋已有靠背交椅矣

三鈔六

六

置枕高下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枕高肝縮枕下肺蹇以四寸爲平枕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天鐘天磬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眾神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扣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咒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

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按今人知有鳴天鼓之說不知天鐘天磬

論大小便及泄氣

明李日華六硯齋三筆云語云道在尿溺余察之道真在尿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利尙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塼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窑燒造爲塼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

三釧六

七

又云李赤肚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爲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按東山經云泚水多芘魚食之不糲糲卽屁字玉篇尸部屁泄氣也米部糲失氣也二字聲近義同然則如此魚者殆亦延年之良藥邪

負暄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襟記云陳眉公居佘山每至深冬招王毗翁廷宰入山負暄毗翁初不耐久坐眉公曰日

中有芒如物之芒刺其騰騰隱隱透人骨者是也久乃覺之不久不覺毗翁試之體果快真詰云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士有服日月芒法眉公得力在此

左手舉箸

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云子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坐皆大笑按左手舉箸世以爲怪不知此三人何以皆爾也

賣懷懂

三鈔六

八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歲時襍記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告之曰賣與爾懷懂賣口吃亦然按今人知有賣癡狀之語不知宋時謂之賣懷懂至賣口吃則罕有知者矣

陸放翁乙丑元日詩惟思買春困熟睡過花時自注云俗有賣春困者子老憊思睡故欲買之然則宋時又有所謂賣春困者

黃痘子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記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云楚俗元夕第三夜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通塞

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瘰人呼爲黃痘子諸曾赴試朱夫人以收燈夕往闔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黃痘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按此知宋時而有痘癩者卽謂痘子今所謂麻子也朱夫人乃子固兄弟之母

中山王授賈力法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洪武元年左丞相徐達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築臺駐軍今州西土埠所築臺也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過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其法用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

文繁不備錄

按今所傳易筋經

三鈔六

九

豈卽出於此耶故人勒少仲河帥曾授余一卷書亦此類余未能用也賈力之義未詳或卽賈余餘勇之意乎

婦人之脈

宋儲泳祛疑說云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竊疑其有說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尊生經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旣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

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
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
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
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
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
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
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褚
澄尙主爲宋駙馬都尉察脈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祕
經此其一也按此所言亦鑿鑿有理而醫家皆不用其
說然治婦女之脈亦或有效何也脈不足恃此亦一證

三鈔六

十

可補入廢醫論矣

男子纏足

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計
議官履方美髯面若滑稽之狀襄華陽巾纏足極灣長
於鉤口同舍王僧公爲語之曰君明皇時四人合而爲
一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
祿山按男子亦纏足不知何取王君謂似楊貴妃然則
楊貴妃已纏足邪

指氏掌氏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錄

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尙氏等四十八姓其中有指氏掌氏

痛氏

急就篇痛無忌顏師古注云痛氏本盛國之後姬姓也穆王嬖寵盛姬早死穆王哀痛不已加禮葬之遂改其族謂之痛氏

張王李趙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路史國名紀曰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之所賜姓氏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

三鈔六

十一

倪在唐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於張廣西洞酋迄今惟此四姓爲雄易傳之言未爲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若斯矣

按趙甌北陔餘叢考有張王李趙一條但引朱弁曲洧舊聞不知有易緯之說然易緯有是類謀亦作筮類謀此云類是謀誤矣檢是類謀亦無張王李趙之語恐未足據

黑白號姓

國朝葉名澧橋西襍記云周氏春遼金元姓譜載金黑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爲白號彭城郡爲黑號本

於金史百官志名禮按元姚文公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第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

按如牧庵集之說則黑白姓共一百十二與百姓不合

據金史百官志凡白號之姓完顏以下二十六姓皆封

金源郡費摩原作裴滿以下三十姓皆封廣平郡烏庫哩原作唐括

倫以下二十六姓皆封隴西郡黑號之姓唐古原作唐括

三鈔六

以下十四姓皆封彭城郡則又止九十六姓大約所言

百姓者舉成數耳

一字爲字

國朝朱彛尊靜志居詩話云秦鎬字京袁小修序其詩云今人字皆兩字秦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然自漢以降如顏之推字介李曇字雲劉乾字天羅靖字禮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張巡字巡孫晟字鳳李條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數也

愚謂今人字如伯臬仲某及其甫子某之類甚多雖兩字而實只一字正合古法吾師曾文正公字其二子曰

劄剛曰粟誠謂余曰人以一字爲字我子以兩字爲字
新發之家自附巨族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
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
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
史狄包瘋勞瘵膈哮原注方音作蒿徐吳曹萬許馬趙温關鬼
又云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越州裘氏義門

宋王栌燕翼貽謀錄云大中祥符四年越州言會稽縣

三鈔六

三

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今二
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其村故聽事猶
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
則坐於聽事有竹簞亦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
之一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
又幾世也按王叔永著此書在南宋寶慶時距大中祥
符誠遠矣然云族人異居同在一村中則固不能如十
九世前之家無異爨也但其家法善耳

姚孝子莊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

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柄筠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改政和甲午余過其家蓋自柄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爲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卽鎖廚門無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按余於叢鈔第五載宋代義居有鉛山周氏南康洪氏此則又在前矣

富民祝氏

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云 本朝海內殷富之家

三鈔六

十四

比戶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按今不知其所在米市衢街豈卽其地歟

又云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人呼爲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僮皆供食饌一日費至十餘萬近已中落然器皿變置云猶足食五十載他可知矣

太湖漁戶蔣漢濱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濱等網銀魚以獻 賜銀二十七

兩漢濱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瘧者縛銀於臂卽止

陳鸞鳳胞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也

膿團

明權衡庚申外史云禿堅謂老的沙曰今上膿團不可輔小婦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請趙王南向以定天下按今世俗有膿包之言本此

不郎不秀

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

癡爲九百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陳無己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汪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彧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其季父爲青掾亦與詞季父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云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謂神氣不足爲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邪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按九百之義究不可解今無其語姑記此以存古語

江西訟學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背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

無憂洞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

無礙被

宋方勺青溪寇軌云喫菜事魔法禁甚嚴而近時事者

三鈔六

六

益眾始投其黨有甚貧者眾率財以助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閒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且望人出錢四十九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俗譌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按今時有所謂大被教者當卽無礙被之流派

歷山飛

唐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云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眾逾數萬自號歷山飛按盜賊有混號此其濫觴

桑冲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人石州軍籍李大剛姪幼賣與榆次縣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聞大同府山陰縣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未曾事發冲投拜爲師將眉臉絞刺分作三縵戴上髻髻妝作婦人就彼學女工描翦花樣刺繡等項隨有任茂張端楊大王喜任昉孫咸孫原七人復投冲學各散去訖三年三月冲歷大同平陽等四十五府州縣探聽人家出色女子卽投中人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奸宿有不

三鈔六

七

從者將迷藥噴於身上默念昏迷咒使之不能言動復念醒昏咒女子方醒冲再三陪情女子隱忍不言丁酉七月十三日至晉州聶村生員高宣家宣壻趙文舉強淫之不從文舉捽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至京都察院以聞命磔於市搜捕任茂等誅之按嘉靖中
有藍道婆事猶身具男女二形者此則以男妝女更爲
奸宄之尤矣

人通物語

明程涓千一疏云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詹何之知牛鳴也翁

偉李南之知馬鳴也沈僧照之識虎嘯也白龜年之曉羊言也楊宜成子之辨雀語也管輅張子信孫守榮之占鵲言也神速姑之知蛇言也秦仲之解百鳥音也豈偶中而嘗試乎哉亦可謂得天慧者矣按所舉諸事有未詳所出者宜更核之公治長事甚著此獨不及何也程涓字巨源明萬厯間人千一疏其所著書名取千慮一得之義

又按明徐應秋談薈有解鳥獸語一條甚詳以校此條翁偉疑當作翁仲楊翁仲解馬語見論衡李南解馬語見抱朴子沈僧照事見梁典白龜年事見翰府名談龜

三鈔六

六

年得李太白遺書讀之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非止曉羊言也張子信事見北齊書孫守榮事見宋史神速姑事見遼史

人生尾

國朝楊炳堃自定年譜云呂麗堂長孫落禱時兒上有扁尾約長寸許從前安徽光藩司聰諧尻尾長尺許其形圓尖後官階至二品因名其孫爲志光按國朝諸人獲堅瓠集引獨異志夷堅丙志載人生尾事然皆微賤之人不謂達官中亦有此也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
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
卽罕出見漱石聞談

南山巨人

國朝徐承烈燕居續語云雍正時吾浙臨平之南山出
一巨人展兩臂長一丈二三尺手大如箕膝高于桌尺
許每出行其肩往往在人家屋簷上以樵爲業每擔柴
三百觔李敏達公節制浙江招爲護衛常使握大刀于
輿前行刀巨如版門光亮耀目然其膽甚小聞鎗礮聲
輒掩耳閉目故不敢赴邊陲以立戰功後敏達移鎮畿

三鈔六

尤

輔其人隨往以病卒于保定按余幼時居臨平猶聞有
南山大人之說惜不得其姓名今兵亂後故老云亡想
不可復聞矣

茶香室三鈔卷七

德清俞樾

彭祖有女

宣和畫譜孫知微有彭祖女禮北斗像一

范蠡有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武岡縣有娘子神祠云是范蠡女也按范大夫有女世所未聞亦不知其廟何以在楚也記又云武陵縣娘子祠郡國志云武陵娘子祠卽范蠡女之神是兩縣並有此廟

宋金漂女

三鈔七

一

梁陶宏景真誥闡幽微第二篇云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烝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注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紗於溧水之陽後旣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溧字耳按金漂之名甚奇未知果如所說否

昭君妹

國朝陳錫路黃嬾餘話云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不知樂天何據也

楊貴妃爲上元玉女張太真

宋董道廣川畫跋書馬嵬圖云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
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仲邴行朝廷齋場禮
牲幣求神於溟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
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
冥之際徧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
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
元玉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
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
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
而陳鴻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
盡哉按此事頗新異世但知長恨歌傳不知有此

唐文宗時亦有楊妃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
明皇時考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
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
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
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
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
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
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鄜城夜會聯句在元和

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

張好好

宋祁博聞見後錄云鳳翔府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迎入禁中者塔下層有石芙蓉工製精妙每一葉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博上同按人知張好好爲唐妓見杜牧詩不知有此宮女與同姓名也

花歡喜

國朝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郿縣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可辨者數十字有花歡喜三字花歡喜乃閨秀

三鈔七

三

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黃三姑

唐李肇國史補云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甯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按三姑不知何人今杭人無知者矣

卻要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三水小牘湖南觀察使李庾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詞令李四子曰延禧曰延範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四郎也咸欲蒸卻要而不能嘗遇清

明節織月娟媚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大郎與卻要遇於櫻桃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于廳之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又逢二郎調之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人皆去延禧於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少頃卻要燃密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掩面而走接近時

三鈔七

四

彈詞家衍說華氏婢本此乃知彈詞家亦有所本也四子止載三名疑有闕誤

小女代嫁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舊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會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接近人小說中有姊妹易嫁事觀此乃知此等事古固有之

又按今人迎新婦以綵輿名之曰花轎其卽唐人花車之謂乎

宋命婦亦佩魚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棨詩

按宋史職官志載羣臣妻封號有國夫人郡夫人郡君縣君淑人孺人止六等而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據此則又有碩人合人之名合之適八等矣可補史闕

宋太宗賜張齊賢母詩

宋葉夢得避暑錄語云張司空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

三鈔七

五

年八十餘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賜孫氏一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按至今婆婆老福之語尤傳人口此詔此詩則當時已罕見今無知者矣

婦人童氏善畫

宣和畫譜云婦人童氏江南人也能丹青故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才華雖

可尙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
外邊

九歲女子割股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節度使
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
小兒年九歲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
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
日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
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
與立草庵一所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敕周
小兒方至髫年允茲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
表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李易安上書救父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地誌類有李文叔洛陽名園
記陳景雲注云張琰序紹興八年也序中并及文叔女
易安上書宰相救父事蓋文叔亦嘗坐元祐邪黨遠謫
也宰相卽易安之舅趙挺之按今人於李易安但言其
改嫁事不知有此事亦可謂不成人之美者也

秦妙觀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

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晚坐
秦黨遂廢於家嘗語明清云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
人蓬頭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
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瘁而聲音舉
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
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

添蘇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錄云孫僅尹京兆日寄處士魏野
詩野和之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之句
添蘇長安名姬也添蘇乃求善筆札者大畧其詩於堂

三鈔七

七

壁未幾野抵長安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
添蘇見野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見壁所題乃索筆
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
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閒暇若將紅袖拂還應
勝得碧紗籠按世知有蘇小不知有添蘇然實韻人韻
事也至紅袖拂碧紗籠二語世人止知魏野與寇萊公
同游僧寺題詩事不知有此疑彼事在前此事在後魏
野卽用已事入詩也

又按周輝清波襍志云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伎蔡嬌
所謂添酥者也則其字又作酥

秦檜妻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檜初擢第王仲暉以其子妻之仲暉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樸魯庸人也禹玉子

按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王仲疑字豐父岐公暮子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會之仲山婿也按仲山旣以生降積其家聲仲山之女又遺臭千古岐公身後亦可謂不幸矣

三鈔七

八

德清宋季兩貴女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旣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常以孀子自稱或者有魏孀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旣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稍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屢入禁中

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三賜諡柔正按吾
邑於南宋之末有此二貴女亦奇然不足爲餘不溪生
色也

徐蘭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清祐閒吳妓徐蘭擅名一時浙右
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
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
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
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
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按徐蘭之名知者已
罕然亦吳中韻事未知此一抔香土尙在眞娘墓畔否

三鈔七

九

隨春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葉天寥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
卽有玉質瓊章極喜之爲賦浣溪紗詞注云隨春一名
紅于小鸞歿後歸龐氏別字元元按葉小鸞事至今猶
艷稱之其婢隨春當爲拈出

趙文華醜婦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嘉興大家一女奇醜面麻眼損
足跛頭禿人無娶者慈谿趙文華娶焉戊子己丑聯捷
嚴嵩倚爲心腹聲勢赫奕所爲頗不循理賴醜婦賢明

時爲勸解

周忠武公胡婦

國朝錢軹甲申傳信錄云總兵周遇吉字萃庵駐劄甯武關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與裨將倭等更選健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如夫婦而臨陣不役健丁役胡婦然非至急不役之城陷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家屬俱死胡婦二十人共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衢賊衆試引牽之胡婦卽引強弩連發斃百數人矢竭赴火死按黎園演忠武事者惜不知此

三鈔七

十

一文青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一文青羣盜馬皋之妻閻勁者說張用歸朝廷馬皋爲郭仲荀所誅勁以其妻配用遂爲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驍也然非水滸中人按此女何以有貞烈之稱且旣配張用仍謂之馬夫人亦不可解

巫娥月妹

國朝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婿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昕夕歌舞四人

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
巫娥詠荷云好趁春晴著意栽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
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
云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
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餘詞不備錄酒地花天禍
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
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
寓閩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
索而來閩者納之賈卽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
飛騰賈率多人毀門而進擾攘中將四人負出返之于

三鈔七

七

其寓賈函告某公公遂致書于四人拆之得詞三首云
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
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
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
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望子
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四人得詞遂歸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名天雨花者中有一段
全敷衍此事卽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
也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又云霍山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燹髮然吾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來廬州鼎妻

三鈔七

三

率衆出見賈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按此女真有丈夫氣惜不知其姓名

善持君

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妙光閣建自合肥尙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卽所謂橫波夫人也橫波仲冬三日生辰恆於閣下禮誦按顧橫波稱善持君十一月三日爲其生日皆人所罕知也

柔些

國朝徐鉉詞苑叢談云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絕一時按柔些爲查氏家姬蔣心餘製雪中

人曲惜未爲此兒一寫照也

小青

國朝徐欽詞苑叢談云吳玉川夫人龐小畹蕙纈詩詞書法擅絕當世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復復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闕有浪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一時傳誦青亦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按此又一小青矣彼小青或謂寓情字西湖小青冢借以妝點湖山未必實有其人若此小青則固非子虛烏有矣

八面四面觀音

三鈔七

三

國朝劉健庭聞錄云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數十輩八面爲之魁其曹四面觀音亦美亞於八面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圓先死八面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按吳三桂之有陳圓圓人皆知之此二人世罕知者庭聞錄又云吳妓陳沅顧壽並名噪一時田宏遇以重價市壽而沅名更高不易得其婿百計購沅以獻京師陷劉宗敏踞宏遇宅聞沅壽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逸而沅先爲三桂購去宗敏於是斬優人七而繫驥索沅按沅

卽圓圓也沅壽齊名壽竟不知所終矣

國朝朱康壽抱膝廬筆乘載陳圓圓事引常州府志云其父業驚閩郡之金牛里人俗呼爲陳貨郎三桂開藩雲南貨郎至三桂宴之曲房持玉杯戰栗墜地圓圓內慙重資以金送之歸按圓圓之父亦人所罕知也

石庵相國姬入能書

國朝葉廷琯鷗陂漁話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自注云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眞惕翁蓋嘗見姬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也此文清逸事之可傳者

三鈔七

古

十二釵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小娘歌

金元遺山詩集有續小娘歌十首按爲中原女子被元兵所擄者而作 國朝施國祁注云題有續字則前人必有小娘歌未知誰作

十姊妹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渤海國婦人皆悍妬大抵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者九人羣聚而訴之爭以忌嫉相夸按今世俗亦有所謂拜十姊妹者不知其爲渤海之遺風也

高麗美女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元制歲貢高麗貢美女故張光弼輦下山云宮衣新尙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連夜內家爭借看爲留著過御前來楊廉夫宮詞亦云北幸和林幄殿寬句麗女侍婕好官君王自賦昭君曲

三鈔七

五

敕賜琵琶馬上彈明初相沿未改此孝陵有碩妃長陵有權妃也

按明權衡庚申外史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宮立爲次宮皇后祁后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爲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尊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此元代高麗貢女子之故事也

月山大君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月山大君婷古寺尋花詩見吳子魚朝鮮詩選愚山云應是朝鮮女子采風集收婷詩婷上冠以月山大君字當是東國尊稱殆非民間女子也

神女

國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記東嶽廟尊勝經幢有神女杜氏後晉天福六年石幢有神女蘇氏所謂神女殆女巫歟

男子化女

國朝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云西南夷人生男對客詐云女亟取竈下煤塗兒胯下三日不變方信爲男否則勢綻出黃膿竟成女矣後可以生子按此則丈夫化爲女在彼地不爲異事矣

茶香室三鈔卷八

德清俞樾

秦謠

宋劉敞叔異苑云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殮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啟於是悉如謠者之言按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既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此則以爲秦時之謠語語亦小異

三鈔八

一

李陵爲臨沅令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岡縣李陵廟李陵爲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而立廟按漢書本傳不言爲臨沅令此可補史闕死而廟祀其居官亦必有惠政矣陵自言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豈其舊部民邪

記又云武陵縣清陵館郡國志云漢李陵爲臨沅令後歿匈奴邑人思之而立是館是二縣並祀李陵但清陵則不知何義

馬援化蛇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武陵縣壺頭山有石窟卽馬援

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六云是援之餘靈

蔡中郎三美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喜震叔節賜彪兼命為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按此可與鄭廣文三絕並傳矣

又云吳有八絕菽城鄭姬善相劉敦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碁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按此則一人自為一絕但書畫轉居其末何也菽城鄭姬當是吾郡人

梁書元帝紀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

三鈔八

二

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按此與蔡中郎事正相類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唐明皇封泰山回車車駕過

金橋橋在上黨旗纛鮮華羽衛齊肅帝遂召吳道子韋無忝

陳閔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陳閔主之

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鷲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

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兔豬獬之屬韋無忝主之時謂

三絕焉

又云鍾陵清涼寺有李中主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董

羽畫海水為三絕

又云唐僖宗幸蜀之秋有會稽山處士孫位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暨部從鬼神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歎重其能遂爲長歌有草書僧夢歸後至請書於壁成都號爲應天三絕

宋鄧椿畫繼云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謂路阜橐駝郝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按古稱三絕者如顧愷之才絕畫絕癡絕梁元帝書畫贊三絕宋令文文辭書力三絕鄭虔詩書畫三絕以及吳王趙夫人機絕針絕絲絕皆一人具三絕南史謝瞻傳瞻與從叔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

三鈔八

三

寫之岷詠之王宏在坐以爲三絕唐書李白傳文宗詔以白歌詩裴諱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徐彥伯傳司戶韋皋善判司士李巨工書彥伯善屬辭時稱河南三絕則皆合三人爲三絕以上諸事人多知之者蔡中郎等數事知者稍希故具錄之

漢末相者

唐釋涇然輔行記云漢末三人俱詣相者相者見孫劉有社稷之相卽便語之曹公不蒙相者所記知相者不逮褰衣示之相者見已舉聲大哭至後漢末此之三人果據三方據續溪胡氏輯本按此事不知出何書惜作演義者

未之知也

唐初約法十二條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按漢事人所共知唐事則知之者罕

唐十在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犀亦著前蜀十在明禍福之由示君臣之醜雖爲謗訕深鑿是非按唐十在不知何人所作今未覩其文蜀十在則諷喻之詞其文以蜀主

三鈔入

四

臨軒龍顏不悅發端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請罪帝告以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蠻強梁珣奏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於手下云云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云云有宋光嗣在末云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術每爲巫覡以玩聖朝致君爲桀紂之行昧主之唐虞之化有臣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賜顧在珣絹百匹自王承休至臣珣凡人皆云有某某在故謂之十在以此推唐之十在必是舉唐一代名臣十人惜未得其文而讀之也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
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于吟詠終味風騷乃圖寫李白
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當庭而
坐與孜對酌論及詩歌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
其要白亦超然上昇李山甫代孜歌其幻夢有云我識
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閒夢中
見

杜子美得謚由元太監紐憐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
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三鈔入

五

韓退之喜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予舊于澧城孔甯極家見孔幾私
記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按所
云吳家未詳疑字誤

白香山生日

國朝葉廷珪鷗波漁話云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
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杭人因文達誕辰與
香山同日故厥會彌盛我郡則虎邱雖有白公祠未聞
有爲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爲公降生後第十九甲
子轉頭之年海甯楊芸士廣文文蓀時寓吳中特於正

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醴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此實吳中創舉按杭州香山生日會亂後亦不聞再舉矣近人詩集中多有爲東坡作生日者而香山罕聞是亦缺典惟香山生日乃正月二十日阮文達生日亦同此云正月十九殆誤也

南唐李氏本安吉潘氏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若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爲神福家奴徐溫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族而冒李姓焉後嘗致書於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昉田爲說則本潘氏明矣按此則南唐李氏乃吾郡人也薛歐兩五代史馬陸兩南唐書均不載此說

三鈔入

六

宋爲趙廣漢之後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司馬溫公生於浮光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云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

祠堂存焉

按宋史地理志淮南西路光州所屬四縣定城固始光山仙居此不云守光州而云守浮光者唐書地理志光州本治光山方輿紀要云光山縣北有浮光山然則光山乃以山得名有浮光山而後有光山有光山而後有光州温公名光而字君實正以浮光之名不美故反其義而字實耳

東坡善射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東坡善射有次韵子由聞予善射詩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罪雪錄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三鈔入

七

康節先生異事

宋邵伯温聞見前錄云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產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熙甯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按先

生感黑猿而生亦異聞也

又云李夫人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
人病臥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
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
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
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
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按此事甚異其女子既
在母腹中死一無知識之血肉耳乃死後十餘年便能
拜能言豈死後亦如在人間與年俱長乎

邵康節聞越鳥聲

三鈔八

八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
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
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
甯歲君等誌之按康節聞杜鵑人盡知之此云越鳥自
來無用其事者

歐陽公夢爲鸚鵡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歐陽公嘗夢爲鸚鵡初夏清曉飛
鳴綠陰中甚樂按此可與莊生曉夢並傳矣

高若訥知醫

宋邵伯溫聞見前錄云衛州多名醫有申受者善醫自

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高參政醫學甚高旣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按高若訥卽歐陽公貽之書譏其不知有人閒羞恥事者不謂其人乃精醫也

又按郝老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閒德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見邵公濟聞見後錄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按文莊卽若訥也

避暑錄話又云嘉祐末有黥卒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閒程文簡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按此則郝非其姓矣不知何以稱之爲郝老也

狄武襄殺陳曙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儂賊犯交廣狄武襄受命顯征

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

王荆公是秦王後身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按秦王轉世爲荆公改壞北宋天下及南渡高宗內禪而孝宗嗣統則秦王之後也此與錢氏索還兩浙同一公案矣

王荆公死兆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

秦檜在金國事蹟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秦檜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虜主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甚相親信撻懶提兵而南命檜以任用偕行爲撻懶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梢工孫靜可與語遂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挂帆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以給其眾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眾遂信之檜至行在范宗尹李回薦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尙書按此與宋史本傳小有異同孫靜史作孫靖又從行有馮由義此不載

秦檜靖康末議狀不足信

宋王明清揮塵餘錄云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乃馮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金人議立張邦昌以王中劄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曰吾曹

職爲諍臣豈可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焉屬藁遂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當列於首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寮合請會之不得已始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金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爲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會之還自金營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先覺有甥何琬者得其原稿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檜之凶焰其可犯邪紹興乙亥琬夢先覺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琬卽持稿叫闥會之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未幾會之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琬故官按檜議狀二篇並載揮塵三錄

三鈔八

七

云此書得之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墳客因傳其本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上專殺尙威則謂非賢可乎并引詩周公恐懼流言日云云今觀此則會之此舉本是掠人之美並非前後兩截人也

又揮塵錄云姚宏字令聲越人也有僧妙應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後知衢州江山縣來謁帥憲旣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諸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埋死獄中先是宏嘗語人曰世所傳秦丞相上書黏罕

乞存趙氏其書與齋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其美
名秦聞之大怒遂懼其酷

又按王明清玉照新志亦載此事小有異同且云二帝
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
伏觀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
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至何
玘則爲何兌字太和邵武人馬公門弟子也與揮塵餘
錄所云馬公甥何玘未知孰是

施武子以蘇詩被劾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

三鈔八

三

乾道閒爲左司諫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
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
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
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
遂俾書之鈔版以賜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
章農卿良朋云按康熙中商邱宋氏刻施注蘇詩頗考
求施氏父子事實而不知有此事

雷轟薦福碑本無其事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
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云薦福寺雖號

番陽巨利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
曰有客打碑來薦福惠洪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恐
是先已有妄及之者非洪之鑿空矣

三鈔八

函

茶香室三鈔卷九

德清俞樾

岳忠武王母葬地

宋王明清揮塵三錄云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云去歲在匡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

朱晦翁以能詩薦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真西山生前異事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真文忠公建甯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切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

却是誰其聲乃絕時眞母方孕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按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劉伯溫事與此相類今乃知卽眞西山事附會其說也

趙鼎驕侈

明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云趙鼎蒲解聞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日支香費數千緡按趙忠簡本傳內侍移竹栽八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其風節如此驕侈之事恐出讒口

三鈔九

二

王梅谿異聞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眞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

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按此則錢玉蓮投江乃真有其事矣恐出後人附會至龍種之說尤奇

國朝戴咸弼瑱語錄云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爲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瑱之遂建室殿後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後風雨以時按此則書券者非王梅溪矣

三鈔九

三

賈似道後身爲鼠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吾松康庵一鼠日出就僧聽誦金剛經一夕忽用前一足枕首若曲肱狀而逝僧云此鼠即賈秋壑後身

蟋蟀相公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馬士英爲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然則蟋蟀一物旣亡宋又亡明矣

王冕事傳聞之異

元徐勉之保越錄云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

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見敵主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卽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又云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繞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

按明史王冕傳攜妻孥隱九里山嘗做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然則其居九里山自是實事又嘗做周禮著書則所謂自定官制亦非無因惟此錄所云軍前督眾治具決水事他書紀王元章事皆不言有此傳節子跋云意者冕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文致其罪斯言得之矣

倪雲林納粟補官

國朝葉廷瑄鷗陂漁話云杜東原集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以議叙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歉有司奉上命勸捐發賑耳東原去元未遠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

尚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止授道官豈爛羊侯尉之比乎

劉伯溫得天文書

明都穆談纂云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昨所觀則已成誦矣翁乃以書授之且爲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按余於續鈔載劉青田異事皆近荒誕此則尙近事實肆中老翁必元末隱君子也

方正學祠有姚廣孝跪像

三鈔九

五

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縛跪姚廣孝像按其時不知建廟於何地惜言之不詳

徐汝廉於天啓時發南遷之議

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徐允祿字汝廉蘇州嘉定學生有思逸齋集虞山云天啓辛酉予官詹端汝廉貼書累萬言謂正統己巳之役徐元玉得謀國大局而手廷益爲孤注公等當早決大計勸請南遷勿爲宋頭巾所誤甲申三月大命以傾豈知憂危慮早乃自二十年前一老書生發之有大過人者按天啓時海內晏然汝廉此論殆因王師入關而發真曲突徙薪之高見矣

萬曆丙辰天示異象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載吳農祥周處士傳云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唐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從空而下問其友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亘天見夜又羅剎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與甲士戰甲士不勝反走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從行摺笏者數千人夜叉領眾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藉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驚問其友曰亦不見邪曰然因執友手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吳農祥曰萬曆三十四年李自成生張獻忠亦生大纘所見豈兩逆賊之兆邪顧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纘何也

明季社事緣起

明楊彝復社事錄云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樵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柵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襄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於是有廣應社貴池

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
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自應社始也
崇禎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
里居結吳翺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
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
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會於吳統合於復社
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
毋讀匪聖書毋遠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
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
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

三鈔九

七

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
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按明季社事紛
紜迄於亡國而後已然事之緣起莫能詳也此錄即出
於社中人宜其言之歷歷矣錄其大略以戒方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天啓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
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
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鏞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
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
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
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

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
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
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
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
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瀆孟朴呂雲孚石香吳訥扶九
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頗見嫉於維
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
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調劑其閒兩社始合爲
一按此與前說微異果如此說則應社大而復社小後
來并合爲一何不名應社而名復社乎恐當以前說爲

信

三鈔九

八

隆武爲僧

國朝林春溥開卷偶得云安溪湖頭有妙峯山山上有
寺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隆武實辟地於此時李氏
有祖光龍曾官翰林簡討亦隱茲寺以奉之日爲師徒
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號曰參唯今無識者
矣

吳六奇諡

國朝王士禎 國朝諡法考云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
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恪康熙四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謚按吳六奇以查伊璜事人人知之然其謚則知者亦罕又蔣心餘撰雪中人傳奇述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

按吳順恪公六奇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爲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爲長弟標子十三長啟晉順治丁酉舉人啟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啟鎮以蔭官至黃岡副總兵啟爵年十八入爲頭等侍衛歷任大原瓊州天津總兵啟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

三鈔九

九

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本朝三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光緒乙酉舉人與余孫陞雲爲同年生又出余門生徐花農太史房承以家傳見示故知其詳家傳爲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

睿忠王史閣部兩書

國朝禮親王嘯亭襍錄云

純皇帝閱睿忠王傳

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載回札命將內閣庫中所貯

原稿補行載入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爰
捉刀答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

按往年有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者圖中有陳君改詩
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容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
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已載于春在堂隨
筆今觀此又以爲侯朝宗未知孰是

康熙中以藤牌勝羅剎國

國朝劉獻廷廣陽雜記云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
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剎國勝之

又云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降于周後在湘潭投誠僞

三鈔九

十

周平封建義侯甲子冬

上召見論及火器之利

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爲第一問何物曰卽人家所
用之棉被也惟柔能制剛耳因詳言進退閃滾之法問
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 上命取至曰汝

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遽召六人來

上命善射者以靛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
至面前疾于飛鳥 上大喜問何方可以召募得

人幾何可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惟臣鄉漳泉
之人多善此者 上曰此去闔遠今直隸山東河

南多臺灣投誠者召用之五百可得也遂召募教演未

幾而成至己丑春夏間命往征羅利國阿克薩城城有
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
下林侯曰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令
眾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搨刀以進羅利驚所未見
呼曰大帽韃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藤牌蔽首槍矢
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脛皆踏江中殺傷大半餘
奔潰興珠不喪一人城中請降

上大喜曰林侯

之功史冊所未有也按此記建義戰事甚詳不及備書
姑撮其大略羅利國即今俄羅斯也在順治間已以火
器著名而中國則以藤牌勝之今軍中操演尙有藤牌

三鈔九

七

觀者幾視同戲具不知國初固以勝俄羅斯之火器
也滾被之法亦必可用惜當時未行今無知之者矣

謹按平定羅利方略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命選
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

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
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
銀贍其妻子兼爲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
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
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又

諭聞福建有雙層

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速送至京毋誤軍

機然則當時自以藤牌爲禦火礮之利器滾下缺一字必是被字滾被滾牌皆閩中長技今未知尙有傳授否似亦留心武備者所宜講也

廣陽雜記又云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據此則知當時固以藤牌滾被與銃炮火藥並爲軍中利器

明珠家累世富厚

國朝禮親王昭槿嘯亭襍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

三鈔九

主

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搜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襍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

裏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
被害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甯秀爲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
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
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
徵者豈卽斯人歟

乾隆時僞皇孫

國朝禮親王嘯亭禊錄云庚子春

純皇帝南巡

迴鑾駐蹕涿州有僧人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
初履端親王諱永城 純皇帝第四子其側福晉

三鈔九

三

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以痘瘍其邸人皆言
爲王氏所害 上亦風聞其故乃召童子入都命

軍機大臣會鞠保勵堂侍郎成時爲軍機司員近前批
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乃敢爲滅門事乎童子
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人所教事聞斬僧人於市
戍童子於伊犁又於其地冒稱皇孫爲松相公筠所斬
按 本朝家法森嚴乃亦有此事保侍郎可謂有雋不
疑之風矣

